

芋头饼的滋味

■李楚萍

在过去,泉州尚未被游人的脚步踏遍,芋头饼只是巷口油锅边寻常一物。一个老妇人从早到晚地守着摊位,菜粿、春卷在油锅里浮沉,芋头饼倒像个怯场的配角,偶然才从炸物堆里探出金黄身影。那时,它也是闽南人家灶头能端出的点心。

印象中,看人做芋头饼是件有温度的事。河市产的大个槟榔芋,粉嫩得如同婴孩的脸颊。削皮,洗净,切成半指厚的三角块。上蒸笼,水汽四溢,直蒸到筷子能轻易戳穿那层柔软。趁热,芋头块倒进大盆里,白砂糖像落雪一样洒下。这时候,总要添上一匙自家熬的猪油,再淋点鲜牛奶,香气一下就活了。这都只是序曲,最终还需人手去揉搓,将那热气腾腾的芋泥,揉捏至绵润细腻,不带一丝粗粝。稍稍放凉些,取一小团,搓圆,夹进两片再普通不过的早餐饼干里,食指沿着边缘用力一压,封住那份朴实的甜糯。等到油锅烧至微沸,将芋头饼裹上一层薄薄的炸粉糊,滑入油中,小火里翻滚三分钟。三分钟

后捞出沥油,饼子金黄酥脆,掰开的刹那,芋香暖雾般蒸腾而起,外皮的脆响,内里的软糯,是闽南囡仔童年最扎实的满足。

这满足,到了九月送学的新车站月台,就变了滋味。开往漳州的闽南快运大巴引擎轰鸣,催促着离别。车门将关未关,便有小贩敏捷上车兜售,她们的竹篮里永远码着温热的芋头饼。我必要买上一两个。那饼的味道,说实话,远不如家里人的手作,但我需要它。我死死盯着手中的芋头饼,狠狠咬下去,用咀嚼的动作掩饰喉头的哽咽,借低头的瞬间,飞快抹掉夺眶而出的泪水。我不敢看车窗外,不忍看着父亲在原地痴痴地望。他那原本如树般挺拔的身躯,在离别的目光里,被无形的重物一寸寸压弯、坍塌,直到大巴启动,站台上只剩一个越来越小、越来越佝偻的剪影。我不忍看,便更用力地咬那芋头饼,香糯甘甜里竟尝出几分咸涩——是强忍的泪水终于无声跌碎在饼上,渗入饼干夹层,从此与那滋味永久黏连,成了乡愁最初的模样。

多年以后,泉州也已成了游人如织的名城。街头巷尾“网红芋头

饼”招牌处处招展,尤其是新中式点心行那款,玻璃柜里排得精致整齐。我买来尝过,那饼的尺寸比印象中小了一圈,饼面上几乎不挂炸粉糊,咬下去,脆壳的声响比从前尖锐,更是多了些蓬松的空气感。现在这芋头饼,细腻是细腻,甜度也恰恰好。可总觉得少了一味,少了什么呢?少了站台喧嚣的广播声,少了柴油车尾气的味道,少了父亲那沉默而沉重的注视,更少了那滴偷渗入饼屑里的、滚烫的咸涩。原来有些滋味,注定要拌着人世间的眼泪吃,才够味。

新车站于2020年正式停运,连同那些挥手告别的月台、那辆辆奔波的快运大巴,一起退出了舞台。那个在站台上注视着我买芋头饼、目送我远去、身影一点点弯下去的男人,也早已不在。车站送别的汽笛远去了,巷口油锅的嗞嗞声亦成绝响。满城精致的芋泥饼依旧香甜,却再无一枚能烫出我的眼泪来。这浮沉于时代油锅里的芋头饼,终究沉甸甸地坠在我的记忆里,无关果腹,只为标记那些回不去的巷口,与无法再见的送行。

沙的耳语

■克赛江·肉孜

沙从指缝间滑落时,时间才开始计数。它们细碎、无声,却固执地填满庭院每一道石缝,如同岁月渗入生命的肌理。

风是沙的翅膀。风起时,沙粒便从戈壁深处醒来,腾空,悬浮,遮蔽了吐鲁番之外的一切。沙砾敲打窗棂,簌簌作响,像一群细碎而执拗的叩门者。风沙掠过村庄,卷起晾房土墙上剥落的微尘,远处的木门吱呀合上声被风声吞没。

父亲总在清晨扫沙。他弓着背,竹扫帚在院中划出单调的弧线,“唰——唰——”,扫帚声刮擦着昨夜堆积的时光。沙被拢成小小的坟丘,又被风悄然抹平。这徒劳的劳作日复一日,竟有了某种庄严的仪式感。沙粒钻进他裤腿的褶皱,沉淀在他额上更深的沟壑里,成为生命河床中无法淘洗的印记。我蹲在门槛上看他挥动扫帚,手臂绷紧青筋,正与无形的岁月角力。

院墙根下,几丛倔强的绿匍匐着。芨芨草、骆驼刺,这些被风沙反复啃噬的植物,根须如绝望的手指,深深抠进大地贫瘠的胸膛。叶片灰扑扑布满沙砾擦痕,雨后却透出一种惊人的亮色。沙堆一次次没过草茎,风又将它们掀出,根须却更紧地咬住泥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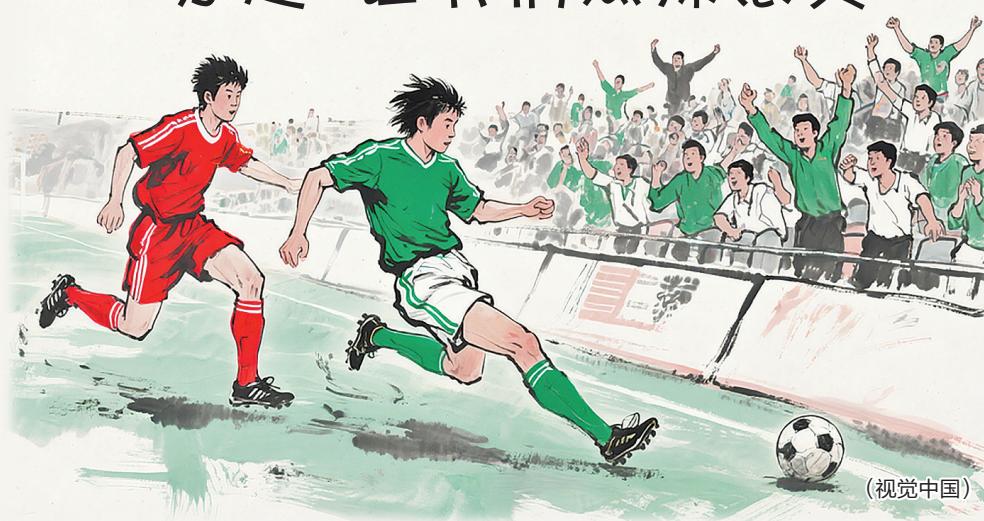
偶尔,风沙止息,天地澄澈得心惊。天空蓝得没有杂念。沙丘的曲线在阳光下起伏,柔滑如凝固的金色波浪涌向天边。这短暂的明净里,院墙根下几星绿意格外清亮,被浩荡寂静重新濯洗过。一粒沙在砖缝闪烁。

沙粒无处不在。它们钻进鞋袜摩擦脚踝;落入饭碗,齿间留下微小的硌响。我枕着沙的细语入眠,又在清晨被它摩挲窗纸的微响唤醒。它填充生活缝隙,也填满记忆沟壑。父亲扬起的沙尘中,细碎晶体折射出整个晌午的光阴。托举芨芨草幼苗的是它,磨蚀岩层的细流也是它,最终裹藏所有故事归于沉寂。

童年我跪在烈日下堆砌沙堡,用葡萄枯藤作旗杆,将散沙聚拢成脆弱城池。我屏息看阳光把塔尖染成金色,妄想它能抵抗风的意志。一阵微风拂过,塔尖簌簌崩落,精心构筑的城墙溃散重归沙丘。

多年后,行李箱滚轮碾过异乡的瓷砖。一粒细沙从箱角缝隙滑落,在冰冷地板上轻轻弹跳。我弯腰拾起这枚来自故乡的标点。此刻摊开手掌,沙粒在纹路间静卧,嵌入八年雨水冲刷出的深谷。这掌中沟壑,是风沙犁过大地的拓印。人与沙丘终将归于无形,却在无形中刻下各自的深痕。

“苏超”让我们热辣滚烫



(视觉中国)

■金惠

最近被“苏超”的热情感染,周末也要去看比赛,先生更是查看比赛时间,准时准点地坐在电视机前等,仿佛等一场久违的盛会。都说:“苏超”何止是一场足球联赛,分明是一场没有技巧、真情出演的年度大戏。在我们家,在我们周围都能感受到“苏超”带来的热情,让周围的人在这个夏日更加的热辣滚烫。

我住的这个小区是属于苏州地界,因此,小区里有关“苏超”的宣传语,贴的、挂的到处都有,你走到哪儿,都可以感受“苏超”就在身边,邻居们看见互相打招呼也是问“去看球了吗”。前几天跟着先生在电视里,看几场比赛,便放不下“苏超”了,不像以前看球没有期待。这个夏天,心中更多了一份期待,我甚至也要争取去现场观看,总是想亲眼看一场精彩的比赛,感受一下热辣滚烫的

盛宴。

周六驱车赶往比赛中心,关于“苏超”的广告,在路边随风飘飘,好像欢迎我们的到来。等我们走出停车场,远远就听见场内传出呼啸般的呐喊,看比赛的热情比这个夏天还猛烈。等检票后进入场内,场内已座无虚席。听旁边有些人讨论着球员:这些参赛的队员,有的是工厂的员工,有的是退伍的军人,有的是教师,还有高中的学生,十七八岁的年纪,还在读书,却已经可以代表自己的家乡而战,这是他们的荣耀与自豪,他们只因喜欢足球,只要球队需要,就积极参与,奋力争取。有一些观众着五颜六色的衣服和遮阳帽子,手拿塑料棒击打出声音助威。看台上悬挂着“足球是热爱,胜负皆精彩”“同饮长江水,共竞绿茵场”等标语。当日比赛的两队球员按照顺序踏入球场,掌声、欢呼声、呐喊助威声雷动。场上比赛开始,球员渐入佳

境,看台上的球迷也进入亢奋状态。只要进球,体育中心就沸腾了,大家都起立欢呼,所有人都处于热烈、激动的状态。当然也包括我,一个五十岁的中年女士,也可以化身球迷,也可以为足球欢呼,只因为这是“苏超”比赛。南京不放水,常州不放弃,南京进球很多,但是常州的球员也在奋力拼搏,摔倒不顾腿疼,爬起来继续,受伤了,医生过来,摆手不退场,即使没有进球,也成为人们心中的英雄。比赛结束,两队的球员互相拥抱,两队的啦啦队互相拥抱,看台上的球迷互相拥抱,这时候输赢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都在尽力去踢球,拼命去参与,最后全民狂欢、热血沸腾。

比赛结束,我站在看台上,还在回味着刚才的比赛,这场比赛让我体会到热情、欢快、纯粹,也让我相信,只要心怀热爱,步履坚定,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我,都可以成为自己的英雄。



投稿邮箱:dnzbqfzc@qzwb.com
联系电话:0595-22500109